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六十五回 談老言姑嫂借開懷 報奇事友朋皆引恨

彤雲密布雪花飛，擁火圍爐自掩扉。堅坐長安車馬寂，高歌一曲下書帷。話表雲老夫人見范、駱二位小姐，不由觸動思女之情，兩隻眼眶紅了一紅，淚欲流下，遂強忍住了。遂向駱夫人勉強含笑口呼：「姐姐，你好福氣，生得這一如花似玉的姪女。可曾許字人家否？」未及駱夫人接言，范夫人接言：「現在雖未大定，卻已有成了。」雲夫人問：「是那一家公子？」范夫人曰：「乃是護國公桑黨。」說至此，偶一回頭，已見駱秋霞扯著范小姐退入房內去了。范夫人笑曰：「終是女孩之心，一聞旁人代他們作媒，便含羞而退。其實生是女孩兒家，終久都得配人，又有什麼羞慚？」雲夫人含笑接言：「姐姐，莫說此話，我且問你，你幼時人家代你作媒，你也含羞麼？」范夫人曰：「便是如此。回想當初，實也好笑。不是愚姐談你的老言，你曾記得當初將你許配雲姑老爺之時，談及姻事，你就終日躲在房內，再也不肯出來，飯也不去吃，命丫頭們請你吃飯，你還將丫頭罵個不休。其實與丫頭何干？帶累他們無辜受你那一番痛罵。至今想起來，著實可笑。」駱夫人笑曰：「怪道雲姐姐衛護兩個女孩兒，原來是知道這甘苦的，真可謂推己及人了。」言罷，三人笑個不了，連那些丫鬟僕婦也笑起來。內中有兩個十五六歲的大丫頭，卻也同笑。范夫人見他兩個也是笑個不止，即借他二人發揮，笑說：「你們這兩個就很大方了，我可很喜歡你兩個大方。你兩個年紀也大了，眼見得要嫁人了，那時可不要像你們兩位小姐，一聞說婆家，便羞躲起來，更不要像你姑太太終日躲在房內不出來，連飯也不肯吃。」兩個丫頭被說，不由羞愧難勝，面紅過耳，立刻一溜煙跑入小姐房內去了。此時三位老夫人見兩個大丫頭跑去，不禁又大笑起來。此是范老夫人用調笑之言，是以解雲老夫人思女之悲，恐其過於傷感。時已晌午，丫鬟僕婦早已擺上酒飯。當下范夫人讓駱夫人上座，駱夫人再三不肯，駱夫人讓雲夫人上座。雲夫人曰：「這是我娘家，我反來占姐姐的座位，斷無此理。」駱夫人曰：「雖如此說，小妹終是常住在此，姐姐是遠來，應該上座。」雲夫人曰：「姐姐雖然常住這裡，究竟是客，小妹焉能佔先？」駱夫人曰：「非是小妹硬賴，我姪兒拜相爺為父，小妹就是一家人了。姐姐出了閣，已然是人家人了，天下那有嫂嫂占姑娘之禮的。」雲夫人還要謙讓，范夫人曰：「二位不必謙讓了，我有一言以定坐次。朝廷尚爵，鄉黨尚齒，咱照鄉黨例，以定坐次。」原來駱夫人比雲夫人年長一歲，就坐了首座。雲夫人陪坐，范夫人坐在下首主位。雲夫人命丫鬟去請二位小姐，不一刻，二位小姐俱到，就在下橫坐下。使女斟酒，酒畢用飯。飯畢漱口，淨手復落座。頃刻雲夫人便告辭回府，范夫人、駱夫人、范小姐、駱小姐送至上轎，方退入後堂。這閒言少敘。

次日正是三月朔日，在京文武各官，禮宜上朝覲見。是日五鼓，文武百官，李廣、楚雲等一眾功臣，俱皆上朝。武宗帝臨朝，各官趨叩金階，山呼已畢，分班站立。武宗帝傳諭旨曰：「今逢壬辰正科會試，正考官著范其鸞去，副考官著鄭峰去，同考官第一房著殷霞仙去。」其餘十七房，均各各點出。當時范相同學士鄭峰、翰林院殷霞仙謝恩。武宗帝又曰：「此係掄才大典，卿等務各細心校閱，拔取真才。」范相等同稱遵諭。武宗退朝，文武各官散朝。范相、鄭學士、殷翰林並同考官各回府第，料理入闈校士。外面皆知點了他三人正副主考，所有各處士子，皆都預備進場考試。這且慢表。

且言李廣等退朝後，雲璧人、楚雲等同到李府，大家在書房落座，家僮送上香茗。雲璧人向李廣口呼：「大哥，我聞一件奇異之事。」李廣問曰：「有何奇事？何不講說大家聽聽。」璧人雙眉一蹙，「咳」了一聲，曰：「舍妹顰娘自幼失落，今已八載，不知落於何方，音信全無。」李廣接言：「令妹迷失，音信全無，乃是煩惱之事。但須尋訪，或可有日團聚，此非奇異之事。」璧人答曰：「此不奇異，小弟所謂奇異者，卻另有一事，大哥切莫見怪。」李廣曰：「但說不妨，何足見怪。」璧人問：「大哥乳名可是喚作寧馨麼？」李廣笑問：「愚兄乳名正是這兩個字。此話從何言及？」璧人曰：「正因家慈思女情切，家母舅向家慈前日談起大哥的尊名，內中卻有一段原委，小弟毫不知曉。原來舍妹自幼經家慈與李老伯母，在元宵佳節酒筵上面，與老伯母議定姻事，以舍妹匹配大哥。吾料大哥絕不知這段原委罷？」此時楚雲在旁，一聞此言，登時頰赤變色，心驚意亂，暗道：「原來當初有這番情事，幸虧我前日不曾認母。前日若認母，我母親一定要依禮行事，將我於歸與他，那時豈不令諸位盟兄弟笑煞我？雖未認母，先不致被眾人笑話。正然暗思默想，忽聞李廣曰：「愚兄竟不知有這件事情，賢弟今日若不言明，真令我夢夢一生。家母亦未言及幼年之事，我那裡知道曾聘令妹。但不知當初彼此有何聘物？」璧人曰：「據家慈所言，當初並無聘物，也未行盤下禮，但係有此一言為定。」李廣曰：「雖未行盤過禮，但千金一諾，豈可改移。自愧荒唐，先偕鳳侶，愚兄有何面目見人？在知此事原因者，必怨愚兄不知之罪。在不知之者，必責斥愚兄背禮背義，那時愚兄不成了一個大罪人了嗎？萬一令妹有日歸來，只好另締良緣，再聯嘉偶，是愚兄辜負令尊堂一番美意。若果良緣不散，請結再世之緣便了。」言罷，長吁不已。璧人口呼：「大哥不必如此，不知舍妹可否歸來？萬一竟應了蕭子世先生之言，那時再作商量便了。」李廣此時亦不便回答，只是默默無言。